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二　宋　王欽若等撰

宮臣部

規諷

古者世子既冠爰有司過之史餽膳之宰至於列樹藩屏咸置傅相蓋所以保其無咎格諸非心者也乃若德義不修奢縱敗度罔慎所履將蹈危機繇是始終彌縫從容進說鋪述奏記更獻箴言竭忠以盡規陳古以申

諷乃至激發吟咏情極涕洟措禍福之門陳順逆之理周旋𠜂切冀其感悟斯固忠於所奉義不顧私極慮無隱彌縫其闕者焉其或知媿改圖因以蒙福乃有性習背訓終焉不悛龜鑑所存良足勸戒

漢韋孟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韋為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在商為豕韋氏黼衣朱紱四牡龍旂黼衣畫斧形而白與黒為彩也朱紱為朱衣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聲彤弓斯征撫寧遐荒言受彤弓之賜

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邦以翼大商翼佐助也迭彼大彭勲績維光大彭豕韋為商伯迭互也言自豕韋氏與大彭互為伯于殷商也迭徒結反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繼為諸侯預盟會之事也王赧聽譖實絶我邦王赧周末王聽讒受譖絶豕韋氏也我邦既絶厥政斯逸逸放也管仲曰令而不行謂之放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分離宗周以隊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庶尹衆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遷于彭城言我之先祖于此遂微也遷古遷字在予小子勤誒厥生誒歎聲音許其切阸此嫚秦耒耜以耕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于野悠悠嫚秦上

天不寧廼眷南顧授漢于京高祖起在豐沛于秦為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于漢也於赫有漢四方是征於讀曰烏烏歎辭也赫明貌凡此詩中諸歎辭稱於者其音皆同靡適不懷萬國逌平懷思也來也逌古攸字攸所也言漢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而來萬國所以平也廼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壹兢兢戒謹也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于後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廼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四年而薨戊乃嗣立故言不永也左右陪臣此惟皇士皇正也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氷

以繼祖考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其祖考之業也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媮與愉同樂也言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為樂也所弘非德所親非俊惟囿是恢惟諛是信恢大也諛諂言也睮睮諂夫咢咢黃髮睮睮目媚貌咢咢直言也睮音愉咢五各反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藐遠也與疏同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縱逸遊也下臣孟自謂也從讀曰縱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睦密也言服屬近曾不夙夜以休令聞休美也令善也聞聲

名也

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顧讀如古協韻也

正遐繇近，殆其怙茲。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與漢戚屬不自最慎以致危殆也

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不思鑒戒之義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

彌彌其失，岌岌其國。彌彌猶稍稍也罪過滋甚也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切

致冰匪霜，致隊匪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練。言堅冰之成起于微霜隕隊之咎繇于怠慢也練猶閱歷也言往昔之事皆在王心無所不閱也

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言興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恐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謂

雖有負然之失庶幾以道謀于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也負與云同愆

月其徂年其逮耇逮及也耇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及老不可殆忽也於

昔君子庶顯於後於難辭也古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大顯于後世也我王如

何曽不斯覽覽視也叶韻音濫黃髮不近胡不時監黃髮不近者斥遠耇老之人也近其靳反

鄒陽齊人文帝時吳王濞招致四方遊士陽與嚴忌枚

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

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

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始皇帝所治之處若漢家未央宮倚恃也懸衡天下為衡關西畫地而人不敢犯兵加胡越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從音子容反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叩擊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兎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兎也一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兎也覆盡是也音方目反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屬連也音之欲反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

彊趙責於河間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六齊望於惠后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琊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琊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城陽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顧於盧博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墳墓欲報怨也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

救也胡馬遂進窺于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青陽地名也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詞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臣聞蛟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襄舉也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砥礪也音止今

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改易精思以極盡謀慮也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言在下風側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讀曰悅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鷙擊之鳥鷹鸇之屬也鷙鳥比諸侯鶚鳥比天子也累古累字鶚音愕夫全趙之時全趙趙未分之時武力鄂士袪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袪服盛服也鄂士舉鄂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袪音州縣之縣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幽王

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沈沈忠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諸謂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畫計也音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褒義父之後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諭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深割嬰兒王之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叅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壤子王梁代文帝第二子又曰梁益之

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仆僵仆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生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仆音赴今天子新攄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身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言吳當絕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兵不留行言無所稽留不廢于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

西楚大破（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言不可庶幾）願大王熟察之吳王不納其言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

枚乘字子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聚聚邑也音才喻切）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

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繆故言不絶三光之明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

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

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

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

猶知哀其將絶也馬方駭鼓而驚之駭亦驚也鼓擊鼓也繫方絶

又重鎮之繫絶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

出不出間不容髪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

百舉必脫脫者言免於禍也音吐活切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敝盡也窮竟也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走趨向之也音奏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背音步內切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凔音悽愴之愴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

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繇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遠非見百步之中故謂繇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絖斷幹絖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鍥傷也絖音綆鍥契皆刻也音口計反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靡盡也夫銖銖而稱之

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言至小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如蘖若蘖之生芽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切抓音莊交切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礱亦磨也砥柔石礪皁石皆可以磨者礱音聾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

夫晁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鄉讀曰嚮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今所謂榆關也南距羌筰之塞筰西南夷也筰音才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從子容反六國乘信陵之籍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無忌嘗總五國卻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脩戎狄之義修恩義以撫夷

狄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地十倍於秦民百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爲禍也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訾量也音子私反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蚋蚊屬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王之遺約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

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于天子猶不如吳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海陵縣名也有吳太倉鄉讀曰嚮）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吳苑也以江水洲為苑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曲臺長安臺臨道上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所以為大王樂也（言其富饒

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十分之中可冀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饟古餉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飭與勅同飭整也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已語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欒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茲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

郡膠東膠西濟北淄川王也發兵應吳楚皆見誅趙因邯鄲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因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言事已彰著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梁下屯兵方十里矣張韓將北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將北地言將軍而處吳軍之北以拒吳弓高宿左右弓高侯韓頽當也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已平七國乘繇是知名

韓安國為梁內史梁孝王時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

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必令得之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詭勝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三尺謂劒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

居於櫟陽臨江適長太子（適讀曰嫡）以一言過廢王臨江（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繇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以侵壖垣徵自殺也）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言其恩愛不今可必保也）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訹誘也音戌）犯上禁撓明法（撓曲也音女教反）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

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釋解也安國力也

伍被為淮南王安中郎安陰有邪謀被微諫私諫之也後王坐東宮召伍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臺名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因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

未形[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預見]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說讀曰悅]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僰西南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也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

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絶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

過是也王曰夫蓼太子淮南太子也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畧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酹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煑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在梁碭之間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東潤州縣也頭足

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言不知塞成皐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令我令緩先要成皐之口緩者名也不知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

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言此北尚險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人言絕成皐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建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皆為間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鄉讀曰嚮無應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畧衡山以擊廬江有潯陽之船守下雉之城下雉江夏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

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强江淮間可以屈音具勿反

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

以為什八九成吳賢驕如王之三臣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王

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

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

呼天下鄉應呼音火故反鄉讀曰嚮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

吳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

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

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於河西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餽古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嘗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切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入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亂者十

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南海尉任嚣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嚣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一時對辭伍被不究其實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歲陳吳

大呼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并和天下嚮應和音胡卧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覩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内汜愛蒸庶汜普也蒸亦衆也汜音敷劔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影嚮也言如影之隨形嚮之應聲嚮讀曰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

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曽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絶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絶命之書為羣臣先在羣臣先死身死於東宮也王時所居所也被因流涕而起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邪徼要也幸

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謂詐為此文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傑及耐罪已上以赦令除家産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以赦令除謂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會日促其期日又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以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黨讀

曰儻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專發而已言不須為此詐直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詰吏自告遂坐誅

田叔為魯相王欽若等曰張敖子魯王偃也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不爾是則王為惡魯王好獵相嘗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嘗暴坐苑外於外自暴露而坐終不休曰吾王暴露何

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

韓義為燕剌王旦國郎中旦之謀逆也義諫而死國人閔之

王吉昭帝時為昌邑王中尉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檜風匪風之篇發飄風貌揭疾驅馳怛古怛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驅則顧念衰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

也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今者大王幸方輿縣名也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數音朔昔召公述職召讀曰邵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舍止息也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撙挫也音子夲反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咤亦叱字也音竹駕反手苦於箠轡箠音止纍反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冒音莫克切夏則為大暑之所暴

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溥匽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溥迫也數以耎脃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耎音而兖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宗尊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隆高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廣厦大屋也旃與氊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訢古欣字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銜馬銜橛車鉤心橛音其月反休則俯仰詘信以利形形體也信讀曰伸進退步趨以實下令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

神藏五臟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

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

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轃與臻同臻至也

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皇帝言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

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

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

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

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

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遣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從音子用反）吉輒諫諍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及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發謂興舉衆事）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

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屬音之欲切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

龔遂字少卿山陽人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動作多不

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蹇蹇不阿順之意也易蹇卦曰王臣蹇蹇）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媿古愧字愧辱也）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及國人皆憚之）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閒讀曰閑辟音闢）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

為儗於桀紂也儗比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說讀曰悅唯得所言以至於是唯用得之邪言故致亡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八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及王被徵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餔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遂諫王令還郎謁者

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鳴聲長者也道買積竹杖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至湖即湖縣使者以讓相安樂使者長安使人也讓責也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善付吏也屬音之欲切其下亦同以湔灑大王湔澣也灑濯也湔子顛反灑先禮反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捽持頭也衛士長主衛之官捽音才兀反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

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嗌疾咽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弔哭帳也是謂此）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鄉曰（讀嚮）王曰諾到哭位如儀王受皇帝璽綬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廢賀歸故國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遂為言其

故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説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内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浹徹也）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

屋版瓦版瓦大瓦也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惡即矢也越王勾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如若也不忍謂不能踈遠也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挽禍為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

廢

王式為昌邑王師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

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張敞為膠東相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葉陽秦昭王后也音式涉反）楚

莊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慾者耆讀曰嗜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輜軿衣車也輜音留又趎疑切軿步千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謂衣裳結束綢繆也紐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綢直留反繆亡蚪反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從讀曰縱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上聞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

下臣有所稱誦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後漢桓郁為侍中入授皇太子經太子賜郁鞍馬刀劒郁乃上書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慚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聖心下當卓絶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

何敞為濟南王傅王康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

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爲科品而今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内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

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用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嫌牾然終不能改

册府元龜卷七百十二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宮臣部

規諷第二

魏崔琰為太祖別駕從事太祖北征并州留琰傅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

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强公子

王欽若等曰袁族言袁紹之家也

寛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

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

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

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

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畧内鑒近戒外揚遠節深

惟儲副以身為寳而猥褻虞旅之賤服忽馳騖而陵險

志雉兎之小娯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

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教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

劉楨為平原侯植庶子時邢顒為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楨書諫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彦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特殊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

秋實為上招謗其衆不小以此反側

蜀譙周字允南後主為太子以周為家令後主時頗出遊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世祖初入河北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唯其德之厚薄也

霍弋為太子中庶子太子璿好馳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事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吳程秉為太子傅黃武四年迎太子登妃於吳既還秉

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規救其惡誠所頼於傅君也

晉齊王攸為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王欽若等曰太子即惠帝也曰

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已

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遍仗者國傾故保
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
内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羸廢公族其摧如
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
張禹佞給卒危彊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
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
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
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

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閤

陸雲為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崇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刑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内聽望咸用欣然臣以先

帝遺教曰以陵替今以國家恊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樸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所懐如愚臣言有可採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隷業中尉該大農誕

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蹤闇之
咎雖可日聞至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
定泰士卒厮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闕猶
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
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
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懐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
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
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

發明令罷比等覆察庶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

江統為愍懷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好遊宴或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為臣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右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

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一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彊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睿喆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太子也則周召為保傅史佚昭文

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宫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恭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顔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

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至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燔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為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饑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為後戒切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為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為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

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劔者馬以駕皷車劔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髙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侈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為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静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税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禄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

族書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禄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染相倣莫以為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貽損令聞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

臣以為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為宜朝廷善之

杜錫預之子也為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激切

裴權為愍懷太子詹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游戲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人用自輔翼太子不

能從

曹攄為齊王冏記室督冏輔政嘗從容問攄曰天子為賊臣所逼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救振時難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何如攄曰蕩平國賊興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竊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

歸藩天下同慶攄等幸甚冏不納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為齊王冏大司馬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幽厲不足以為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輙有不善也今

公尅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閒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閒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强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建諸侯為二伯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及至

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闚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為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儁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蹑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

都也書入無報敕重戚曰敕書御以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敕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懐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聖賢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為兄成王為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慱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頼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

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恨也至於
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為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
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
在呼吸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
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悔悟無所及也今若從豹
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為伯成都在鄴明
公都宛寛方千里以與圻内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
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與

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廝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説而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罔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又至於罔案上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駞下打殺罔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曰臣忿姦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惟欲戮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

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
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遭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
可蹻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為伯盡出藩王上誣聖
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噂嚕背憎巧賣兩端
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遘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丘輔魯
而誅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
詭怪之類也豹為臣不忠不順不義輒敕都街考竟以
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

庶宪之俄而冏败

祖納為趙王倫太子庶子東萊王㽦齊獻王攸之子也歷步兵屯騎校尉㽦性强暴使酒數陵侮弟冏冏以兄故容之冏起義兵趙王倫收㽦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納上䟽諫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謨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既殛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奸其所由來葢三代

之弊法耳𢦤實獻王之子明德之裔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𢦤等悉得免

郤續為成都王穎𠫭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

温嶠為太子中庶子太子即明帝也數見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

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
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
輕天下太子乃止
庾亮為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時元帝方事刑法以
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
子甚納焉
宋劉混之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
徽誕罰焉混之諫誕曰此余寶也混之曰前哲以善人

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故王孫圉稱觀射父為楚國之寶
未聞以琴瑟為寶誕忸然不悅

南齊袁廓之為太子洗馬于時何凋亦稱才子為文惠
太子作楊畔歌辭甚惻麗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楊畔
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簫韶奈何聽亡
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梁江掩初仕宋為巴陵王景素左常侍景素為荆州淹
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

事淹每從容諫曰流言納諫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雲露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為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

范雲初仕齊為竟陵王子良主簿恩禮甚隆雲每獻損益未嘗阿意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為郡帝曰庸人聞其嘗相賣弄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

相規誨諫書俱存請取以奏旣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歎息因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

齊文惠太子嘗出南田觀穫稻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勤勞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狥一朝之宴逸也旣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聞讜言

周弘正爲晉安王主簿及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弘正乃奏記曰竊聞撝謙

之象起於羲軒爻畫揖讓之原生於堯舜禪受其來尚矣可得而詳焉夫以廟堂汾水殊途而同歸稷契巢許異名而一貫出者稱為元首處者謂之外臣莫不内外相資表裏成治斯蓋萬代同規百王不易者也曁于三王之世浸以陵夷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乃至七國爭雄劉項競逐皇漢扇其俗有晉揚其波謙讓之道廢多歷年所矣夫文質遞變澆淳相革還樸反古今也其時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聰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歸

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下明詔以大王為國之儲副乃天
下之本焉雖復夏啓周誦漢儲魏兩此數君者安足道
哉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
逃王輿而弗乘棄軒冕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
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能
使無為之化復興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
盛歟弘正陋學書生義慙稽古家自汝穎世傳忠烈先
人決曹掾燕高節萬乘正色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絕而

狂直之風未墜是以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説少陳於聽覽縱復委身烹鬻之下絶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後魏程駿為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

宋欽初仕沮渠蒙遜為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

高允字伯恭以經授景穆太子甚見禮待太子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

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
聲洋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
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
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
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不從而與販夫競此尺寸
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
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
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為人君

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宫誠曰乏人儁乂不少項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察愚言斥出邪佞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産販賣以時収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太子不納

陽固為汝南王悦郎中令悦年少行多不法褻近小人

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後爲清河王懌從事中郎悅性不倫俶儻難測無故過杖京兆王倫子寶月固雖離國猶上疏諫曰伏聞殿下乃以小怒過行威罰誡嚴訓有餘而慈惠不足當今主上幼冲宰輔用事履冰踐霜兢兢業業猶恐不濟況肆意非彝任情用事欲保全福禄其可得乎昔龔遂去國猶獻直言韋孟離朝不忘本國況臣忝屬朝私猥充謬舉伏隸國僚聞道有慼敢不盡言悅覽之大

怒

鹿悆初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甞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絲此材高遠絃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雲絃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絶子直少有令聞悆欲其善終故以諷焉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　瓖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　銓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宫臣部

規諷第三

後周劉休徵為齊王憲友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甚悅其文

蕭元肅建徳三年為太子少傅元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

史記事莫不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音小雅便隷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詢謀記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絶乎馳道魏儲迴還乎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旣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嬴秦短祚誠繇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一萬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敢告職司太子見而恱之致書勞問

隋柳肅髙祖開皇中為太子僕學士劉臻甞進章仇大翼於宫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冡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揺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太子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

唐長孫敞隋開皇末為晉王庫直嘗從獵於驪山見羣

鹿駭軼王策馬凌危逐之敞馳下馬諫曰大王不慮垂堂淫於原獸小人之情未見其可王乃忻然而止

李綱為太子詹事上書諫太子建成曰綱耄矣日顧時流墳樹已拱幸未就土託傳聖躬無以酬恩請效愚直伏願殿下詳之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為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建成覽書不懌而所為如故綱以數言事忤太子旨道既不行鬱鬱不得志

李百藥為右庶子時太子嬉戲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諫之

于志寧為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志寧以太子承乾數虧禮度志在規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承乾嘗於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所為多不法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淩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墻夏書以之作誡昔趙盾佐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

諫之以厚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茂實播
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以為美談今所居東
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尚譏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何
容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斧斤之工窮極
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内比者曾無伏鑒此等或兄
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
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
不知千牛又復不見牙爪在外廝役在内所司何以自安

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回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劒者孔丘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内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勑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誡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年犬馬尚解識恩木石猶能知感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恱意取容臧孫方之疾疢犯顔逆

耳春秋比之藥石伏願停工匠之作罷久役之人絶鄭
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不
納承乾又令閹官多在左右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堯稱
稽古功著於明揚舜曰聰明績彰于去惡然開元立極
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理亂之本咸在於
兹況閹宦之徒體非全氣便蕃階闥左右宫闈託親近
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為禍福昔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
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為詐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姦秦

氏鍾其獘加以弘石用事京賈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何實則踵武被戮遂使縉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幼冲逆其旨者則災及襁褓爰暨高齊都鄴亦嬖閹官鄧長顒位至侍中陳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内預宴私宗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岳靡挂於刑書功無涓塵已勒於鐘鼎富踰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懷憤歎骨鯁之士語不見聽蹇諤之臣言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之繇向使任諒直之臣

退佞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滏之兵修德行仁養政
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覬覦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遠
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則伏惟殿下道茂重離德光
守器憲章古始祖述前修欲使休譽遠聞英聲遐暢臣
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高班或凌轢貴士便
是品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譏有識之士
然典內職掌唯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但緣階闥供奉
令乃往來閤內出入宮中行路之人咸以為怪伏望狎

近君子屏出小人上副聖心下允衆望承乾覽書甚不悅承乾嘗驅使司馭等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内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贊其功是以周頌升儲見規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黄綺姬旦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帝莫不殷勤于端士懇切於正人昔鄧禹名臣方居審諭之任疏受宿望始陳輔導之官歷代賢君莫不丁寧于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副君善則率土霑其恩惡

則海内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爰及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兹夏晚嘗居内後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温凊或室有幼弱絶於撫養春則廢其耕墾夏則妨其播植事乖存育恐致怨嗟且奕厥達哥支等人面獸心豈得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辨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聽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閤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臣下為殿下之股肱殿下為臣下之君父君父以存撫為務股肱以匡救為心

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逆耳之言以安位古人樹誹謗之木以求己愆懸敢諫之鼓以思身過由是從諫之主鼎祚克昌愎諫之君洪業隳墜承乾大怒

孔頴達為太子右庶子承乾令撰孝經義疏頴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後承乾不修法度頴達每犯顔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不能納

王弘直為漢王元昌友元昌畋獵無度乃上書以諫其
畧曰夫宗子維城之託者所以固邦家之業也大王功
無任城戰尅之效行無河間樂善之心爵高五等邑富
千室當思答極施之洪慈保無疆之永祚其為計者在
乎修德冠履詩書畋獵史傳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旣
往存亡之異軌覆前戒後居安慮危奈何列騎齊驅交
橫壟畝野有遊客巷無居人貽衆庶之憂逞一時之樂
從禽不息實用寒心元昌覽書而遽止然漸見踈斥

王珪為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珪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為善最樂

李義府自高宗在春宮時為太子舍人嘗獻承華箴以申諷諭詞甚典美

邢文偉咸亨中為典膳丞時皇太子久在內罕與宮臣

相接文偉輒減膳上疏諫曰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勉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以下至司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者以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叅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以發揮聖智使濬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微申減膳皇太子答曰顧以虛庸早向墳典每

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塵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含元溫凊朝夕承親無自專之道遵禮以色養為先所以屢闕坐論時乖學緒公濟申雅勗式薦忠規敬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盡此藥言形於簡墨撫躬三省感愧兼深偉自此益知名

韋承慶為太子司議郎儀鳳四年皇太子賢監國時太

子頗近聲色户奴等與之欵洽承慶上書諫曰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億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睿之姿岳峙泉渟金真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下以監撫欲使炤無不及恩無不覃百僚仰重曜之輝萬姓聞洊雷之響夫君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君非人無以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故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頃年以來頻有水旱菽粟不能豐

稔黎庶自致煎窮今夏亢陽米價騰踴貧屢之室無以自資朝夕弗遑惟憂饉餒下人之瘼實可哀矜稼穡艱難所宜詳悉天皇所以垂衣北極殿下所以守器東朝為天下之所尊得天下之所利者豈惟上玄之幽贊亦百姓之倚命也故百姓危則社稷不得獨安百姓亂則帝王不能獨理古之明君飽而知人饑煖而知人寒每以天下為憂不以四海為樂今關隴之外凶寇憑陵西土邊甿凋喪將盡干戈日用烽火薦驚千里有勞於饋

糧三農不遑於稼穡殿下為臣為子乃國乃家為臣在
於竭忠為子期於盡孝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國不可以
自康一物有虧聖上每留神念三邊或梗殿下豈不兢
懷況當養德之秋非是任情之日伏承北門之內造作
不常玩好所營或有煩費娼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
聲亟聞於外既喧聽覽且黷宮闈兼之僕隸小人緣此
得親左右亦既奉承顏色能不恃託恩光作福作威莫
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倘使微累德音於後悔之

何及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之事故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是知高危不可不慎滿溢不可不持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敬慎之謂也在於凡庶能守而行之猶可以高振聲華坐致榮禄況殿下有少陽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聞小能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為盡善盡美之道以取可久可大之名哉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屏退聲色以抑其情靜默無為恬虛寡欲非禮勿動非法不言居處服玩

必循節儉畋獵遊娛不為縱逞正人端士必引而親之便辟側媚必斥而遠之使惠風溢於遠近仁聲翔於內外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為上嗣之稱首奉聖人之鴻業者矣承慶又上諭善箴以諷太子勞而遣之

薛元超永隆中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時皇太子在京師頗以畋獵為事元超上啟諫曰臣聞位隆載鼎居之者匪易業峻承祧守之者為重伏惟殿下幼彰岐嶷夙擅溫文大孝因心不繇於外奬深仁植性稟之於自然

故能聿膺景福式光正緒皇基永固宸構克昌加以識度幾晤天姿獨秀生知之量振古莫儔比者監守務殷親賢政事所關視聽決斷如流凡在朝行僉論極美况臣委質階陛齒跡宮闈恭聞喜躍實百常品區區所望惟願聖德日新勵茲三善無忘四術伏見去年之內數名學士等討論經籍亹亹不倦此令問播於遐邇在外聞者誰不欣然令夏以來接對講藝之道有謝曩時臣之事君在於無隱敢緣茲義輒獻愚忠但臣智識庸淺

未足以發明雅訓求之史傳揚搉而言焉昔漢苑招賢
高軒同敞曹園愛客飛葢連陰此乃副君之待士也亦
有推心鄭衆每佇於諮詢隆禮桓榮用承於誨命此則
副君之尊師也魏太祖征幷州留太子在鄴頻出畋獵
崔季進書諫曰盤于遊田書之所誡魯侯觀漁春秋譏
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深惟儲副以身為寶
令忽馳騖而陵險誠有識所懼晉明帝之在宮中庶子
温嶠中書舍人阮放諫馬射曰臣聞千金之子猶坐不

垂堂況萬乘之貳若有駭駟之艱豈可不熟念哉殿下縱一日之娛忘萬代之基凡人猶知其不可況在聖明乎太子答云省所陳明卿等忠至咸從卿等動靜此則副君之納規諫不以為嫌者也非獨一時之美事固亦千載之芳猷且思患預防著於易象樂不可極陳之禮經列聖垂模可為龜鏡殿下昔在藩邸時以打毬為戲當此之日已經墜馬近取諸身足為深鑒又殿下仁孝之德聞於四海自車駕發京天慈許入苑內臣竊惟殿

下之意既詠恩旨始復出遊以為上副聖懷非狥盤遊之樂顧以園苑之地草樹極深絕磴危橋往往而有控纖離之馬擁太阿之劍截輕禽逐狡兔倘有銜橜之變雖悔不追至如戶奴等輩非是一種或反逆之嗣或破亡之餘夷狄遺醜皆在其數密計先謀理難懸測忽有潛身翳薈侍衛不虞白龍魚服事出慮表臣每一思至此魂爽飛越夫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恐近於危辱也故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三月猶有憂色弟子問之子

春曰君子跬步不敢忘孝今孝之道失是以有憂色也子春匹夫尚知愛其身體儲后之尊何可以不慎焉倘馬逢佚馭儆致毀傷豈不上貽二聖之憂下乖兆人之望伏請打毬馳射深炤危機天皇所賜誡書殷勤切至網羅今古罕得名言竊循旨要在於披懷虛已書云山林隱逸草澤髙人總萃春坊冀朝夕譚對採其裨贊廣納忠規機務之餘遊心墳籍瑩襟靈於藝圃散耳目於書林披帙横經克勤無怠此之至誠亦何不思殿下敦

崇儒術闡揚文藝爰徵學士獎收人物應斯舉者若登
龍津莫不延頸企踵思承顧盼皆願隳肝膽露欵誠布
衣之交一言相託尚有懷知己之遇銜國士之恩殿下
數存接引與其切磋道義竭忠進善必日有異聞則玉
色彌光金聲自遠頃日時景炎鬱不敢望有引名金商
戒序物侯漸涼伏乞聽政餘閒留情墳典所讀班史請
畢殘功前者別勅賜物本緣殿下書進時請臨池染翰
使筆力轉遒仍請每月一兩度總喚學士因為設食文

學張君相素明老莊命之談說能暢玄風殿下假以溫顏人各申其藝業鈎深理窟者思逞懷蛟摭實詞條者文成吐鳳此亦一時之奇觀可以滌慮怡神預在宮僚人知自效便辟取容者疎之正直不撓者親之棄不急之務而省遊娛絕無益之慾而敦節儉以儒墨為城池翺翔其際以禮義為干櫓棲息其間一則遵天皇誡書不敢失墜二則挹古人遺範有所發揮豈不美歟豈不盛歟伏乞燔翳捐褶以塞衆望太子報曰昨奉嘉命廣

開正路翳已燔矣槢亦去焉師傅之言實獲我心帝聞

元超有諫書遣使慰勉仍名赴東都

唐休璟則天時爲夏官尚書同鸞臺鳳閣三品孝和居

春官轉太子右庶子依舊知政事以契丹入寇復拜夏

官尚書檢校幽州都督及將行進啟皇太子曰張易之

兄弟幸蒙寵遇數侍宴禁中縱情失禮非人臣之道惟

加防察

姚珽爲太子左庶子中宗太子重俊性明果少末有師

傅舉事或不法班前後四上疏以諫其一曰臣聞賈誼曰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故年與智長化與心成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臣又聞之木從

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善言古者可以驗於今伏惟殿下

睿德洪深天姿聰敏近代成敗遠古安危莫不懸覽在

心動合典禮臣以庸朽濫居輔弼虛備耳目叨預股肱

輒薦塵露庶裨山海伏以内置作坊工巧得入宫闈之内

禁衛之所或言語内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不識輕

重因爲詐偽有玷徽猷臣望並付所司以停宫内造作

如或要須便近猶望宫外安置庶得工匠往來不於宫

禁出入其二曰臣聞漢文帝身衣弋綈足履草舄齊高

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劒環珮以過魏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劒珮而去太子使追還之謂曰珠玉珍玩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遺我賊經侯杜門不出臣覩聖賢經籍務以簡素為貴皇王政化皆以菲薄為德伏惟殿下留心恭儉靡尚浮奢臣愚猶望損之又損居簡而行簡減省造作節量用度其三曰臣聞銀牓銅樓宮闈嚴秘門閤往來皆有簿歷殿下時有所須唯遣門司宣

令或恐詐假之輩因此妄爲增減脫有文狀舛錯事理便即差違近日呂昇之便乃代署宣勅伏賴殿下睿敏當即覺察其姦僞自餘臣下庸淺豈能深辨真虛望請墨令及覆事行下並用内印畫署之後冀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模臣又聞之忠臣事君有犯而無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言逆於志必求諸道有言順於心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聖敬日躋通幽洞微窮神索隱事之善惡毫釐靡差理有危疑錙銖

無爽臣以庸愚叨侍春闈職居獻替豈敢緘默伏乞降明離之德俯察微誠紆洊雷之威賜矜翹懇倘得揺山益峻少海增深碎首糜軀其甘如薺輕塵視聽伏待刑書其四曰臣聞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善人言如入芝蘭之室久自芬芳與不善人言如火銷膏不覺而盡伏惟殿下神適藏往理冠生知留意篇章研精典籍然而山嶽不棄塵壤是以能高大江河不逆細流所以成深廣伏願崇儒敬業訪道稽疑是則品物

增暉懷生欣忭令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侍讀伏望
時因侍膳奏請置人所冀講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披
文摘句方資審諭之勤臣又聞臣之事主必盡乃誠君
之進賢務求忠讜伏惟殿下養德儲闈理以端靜為務
恭膺守器必以學業為先經所以立德修身史所以諳
識成敗雅誥既習忠孝乃成傳記方通安危斯辨知父
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誡之規經史為先斯乃急務至
於工巧造作寮吏直司實為末事無足勞慮

甯原悌為太子洗馬時玄宗在東宫原悌上啟曰臣聞事有可言者直臣所以抗議忠而見棄者志士所以太息至於竭誠事君信而獲罪懷禄輔國諂於取容二者難明取舍或異臣竊為朝廷憂之伏惟殿下孝敬純深仁明善斷有大功於天下繼元良於社稷萬姓所以拭目百寮所以清耳皆欲王化之興隆風俗之革易也頃年以來天綱少紊小人趨競内難屢起方當振綱張弦之秋委才任士之日若推心得人則萬目直舉如托寄

非所則百度斯廢故王者先擇良臣復能任使均明同日月無私並天地功髙化洽地平天成又以為官擇人者理為人擇官者亂理亂之由官人之職也自二月以來敕令授官吏部注擬塡塞府寺滿盈臺省其優勞當作别敕放選或虛名邀功或非才僥倖日以增益布列州縣殫竭府庫侵削黎元臣誠以為漸不可長也昔晉政多門官以賄進劉毅憂其危傅咸恐其亂武帝終迷而不悟卒有敗官之尤十數年間億兆塗炭是知古者

省吏以崇化不閒多官以致理臣以為懲其獘者歸乎任人者也故忠臣難進而易退無黨而孤立守死善道執心不移廼姦人之所嫉為國家之所利近者姚元之宋璟居獻替之職處銓衡之地用節員位頗立繩紀不為權門黷貨所拘而以平心汲引為務于時草澤之賢翹足待用天下凛然復有昇平之望也臣覩二相為人勵已忠肅直身鯁亮雖有微疵又受黜責且守正之士志節之人棄瑕録用今其時也昔叔向下獄祁奚訟之猶

將宥其十世以勸能者況其身不免乎往者易之三思傾動朝政所賴東之元忠戮力王室社稷殆危忠臣處朝而獲安神器將移賢者竭誠而必復豈非忠臣良士力哉璟等行事無忝今古夫安必思危理則憂亂明王之誡也忠臣處朝姦邪屏退興邦之道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殿下誠能捨其無咎收彼衆望因主上之餘閒議朝政之臧否使並悔過令復舊職則舉善之美垂於無窮濫官之弊澄清匪日矣

賈曾為太子舍人睿宗景雲三年八月太子屢遣訪名女樂宮臣就率更署閱樂多奏女妓曾進啟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褻黷無預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於霸齊人懼之遺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彊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躭樂由余乃奔斯大聖名賢疾之已甚良以婦人為樂必務治容娃妓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

登庸宇內顒顒瞻仰德化而渴賢之美未被於民心好伎之聲已惑於人聽豈足追啟誦之徽烈襲堯舜之英風者哉至若監撫餘閒宴私多豫後庭之樂古或有之非以風人爲敝猶隱至於所司教習章示衆寮嫚妓淫聲實虧睿化願下教令發德音屏倡優敦雅頌率更女樂並令禁斷諸採名一切皆停則朝野內外皆知殿下放遠邪佞輝光日新凡在含靈孰不欣戴皇太子令答曰比嘗聞公正直信亦不虛寡人近日頗尋典籍至於

政化徧所留心女樂之徒亦擬禁斷公之所言雅符本志

歸登為工部侍郎東宮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丁公著為水部員外郎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皇太子及諸王訓十卷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四